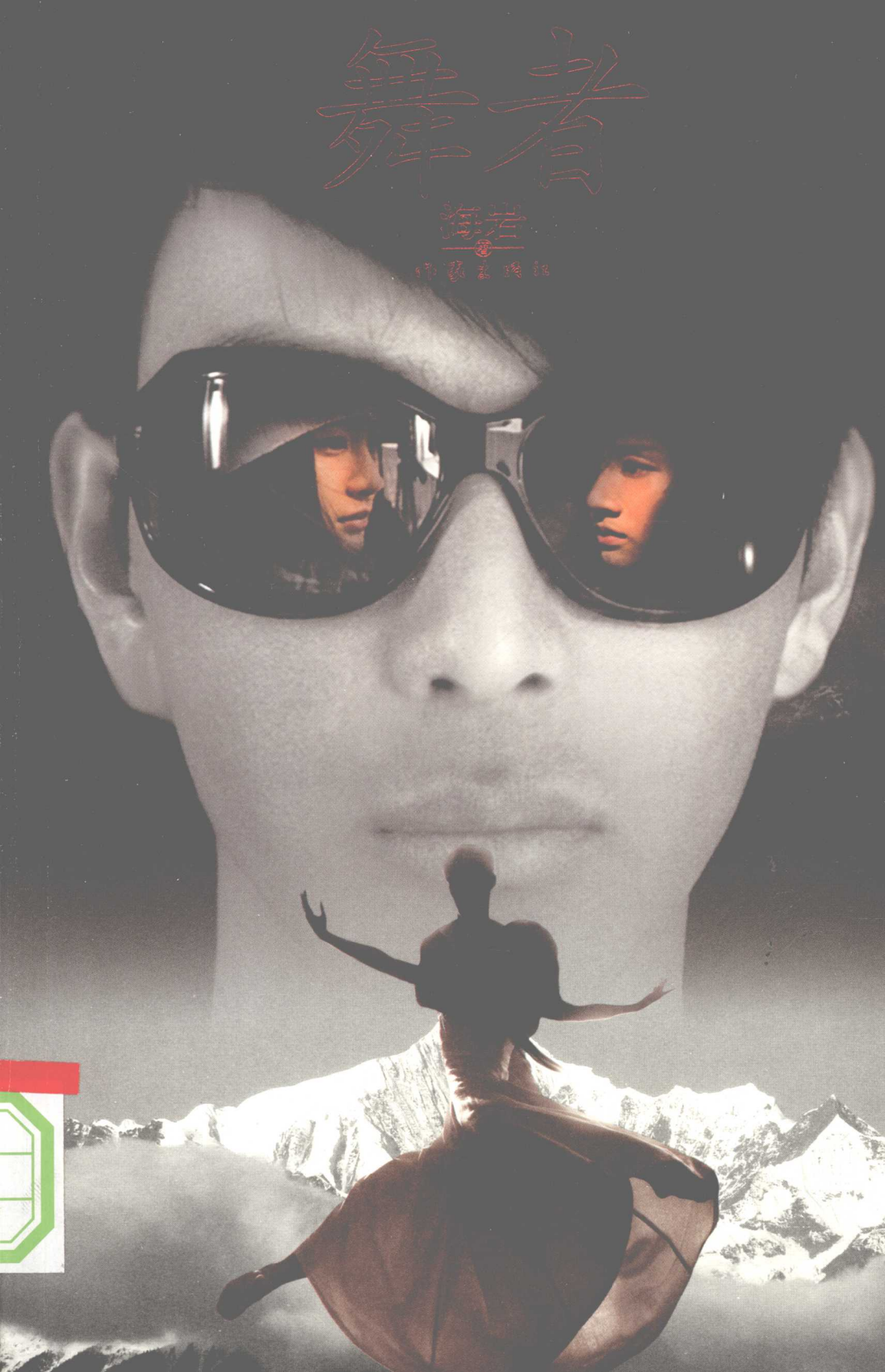


舞者

海岩
中国文联出版社







舞者

海岩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者/海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63 - 4322 - 0

I. 舞… II. 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602 号

舞 者

作 者: 海 岩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500 千

印张: 27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322 - 0

定价: 3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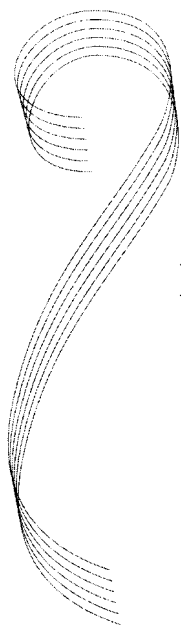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祸.....	003	目 录 · 火 卷
第二章.....谜.....	016	
第三章.....玷污.....	027	
第四章.....密探.....	037	
第五章.....暴露.....	048	
第六章.....惊.....	064	
第七章.....逃.....	078	
第八章.....噩.....	091	
第九章.....厄.....	107	
第十章.....亡命.....	119	
第十一章.....密语.....	132	
第十二章.....狰狞.....	143	
第十三章.....绝杀.....	155	
第十四章.....秘境.....	170	
第十五章.....盗.....	184	
第十六章.....闪婚.....	200	
第十七章.....无性.....	220	
第十八章.....潜.....	231	· 冰 卷
第十九章.....欢.....	263	
第二十章.....辱.....	282	
第二十一章.....间离.....	298	
第二十二章.....丑闻.....	318	
第二十三章.....诡异.....	337	
第二十四章.....暗刃.....	357	
第二十五章.....浊.....	377	
第二十六章.....清.....	394	
第二十七章.....冰火相淬.....	409	

火卷

谁也不能预测未来，
让时间为那些相爱的人做主吧。



第一章·祸

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在春夏相交的某日，小城忽然冷得反常。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驶过，驱雾的车灯回避着沉睡未醒的小巷。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砖楼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

每天，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和照片里舞蹈的男孩相比，此时的高纯已经长大成人。

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间里跑下，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头颈端正，脊背挺直。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刻，整条巷子尚且空无一人。

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老板，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李师傅妻女三口，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成就了李师傅的“老板”身份。为了物尽其用，这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二十个小时。李师傅每天傍晚出车，一直开到半夜，这是生意最好的一个时段，而整个白天，他都在家睡觉，养精蓄锐，把车子租给高纯，说好白天的收入五五开，五五开也能让高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八九百元在小城云朗，完全可以丰衣足食。

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单程百多公里。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半天：“有去云朗的吗，有去云朗的吗？车子有空调……”直到太阳西斜，才熬不住了，开着空车打道回府。

人在倒霉的时候，心里的颜色都是灰的。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阴沉的天上居然落了雨点。高纯摇下车窗交费，钱票也被雨水打湿。透过灰色的雨幕，他看到机场方向的收费口前，汽车排起了密集的长队。一辆红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那女孩身穿黄色的衣裙，奔跑的动感飘逸如风，她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飞翔般穿过车道的逆流。红色出租车里有个男人摇下车窗，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叫喊。雨在这一刻忽然大了，那男人犹豫着没有下来。高纯只觉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一片艳丽的黄裙瞬间漫卷，眼晕神移之际女孩已经绕到右侧拉开了车门，这一串画面快得高纯未及反应，身边已经坐稳了那位黄衣女孩，并且大声向他发出命令：

“开车！”

高纯没动，侧过身子，面露诧异：“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出租车吗？我打车呀！”

那边红色出租车上的男人终于下车了，一身笔挺的西装不堪风雨。他歪歪斜斜地撑开了一把雨伞，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动作却远远不及女孩干净利索。女孩又喊了一声：“快开车！”身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声，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高纯踩下了油门，富康车轰地吼叫一声，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

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他回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车刚刚离去。李师傅上高二的女儿李君君早已放学，见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寒暄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

“高纯哥你犯什么事了，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

李师傅的老婆病了多年，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管制女儿：“君君不要乱讲啊，高纯多本分啊，警察是来找他问事情的。”

李师傅把女儿叫回书桌：“哎，别一见高纯就疯，作业做完了吗？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和高纯一样开出租去！”

父亲的严厉让女儿收束了笑容，缩回到书桌那边去了。李师傅这才把高纯拉到门外低声相问：“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怎么把警察招到我们家来了？”

高纯无辜地眨眼，“警察找你干什么？”

“不是找我，是找你！”

“找我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

“啊，怎么了？”

“拉哪儿去了？人家家里报警了，满城找她呢。”

“出了机场路她就下车了。”

这一老一少嘀咕着，声音下楼去了。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照例查验了车况。很快，两人在门口分手。

“你以后把手机开着，”李师傅说：“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要有急事可怎么找你！”

雨后的落日，绚丽如虹。

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灰楼。

从很远处就能看到，这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用木板搭出来的。阁子间低矮窄小，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的屋顶天台。屋内的陈设极其简陋，却安装了一根自来水管。高纯先接了水洗脸擦身，又用发胶喷了头发，不像日落而归，倒似新妆出门，直到打扮利落，才扣着新换的衬衫，匆匆上了天台。

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天边朦胧的红晕将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镀出一层玫瑰般的神幻，从那优美的轮廓不难认出，正是下午那位搭车的女孩。女孩面向燃烧的夕阳，手扶晾衣的木柱，右腿高高扬起，越顶绷直足尖，动作端庄稳定，姿态优雅舒展。

“我看过你的演出。”

高纯站在女孩的身后，他无意惊扰她的功课。但女孩还是把腿放了下来，飘然转身。

“你看的哪一场？”

“我在劳动剧场看的，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你跳得是个双人舞，我非常喜欢。”高纯顿了一下，说：“可惜把名字忘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叫金葵。金子的金，葵花的葵。”

“我是说，那个双人舞。”

女孩没有离开柱子，那柱子如同练功的“把杆”。她说：“啊，那个舞叫《冰火之恋》。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

冰火之恋……这名字有点残酷，让高纯沉默了瞬间，他接下去说道：“你跳得非常好，可惜你的舞伴有点显老。”

“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我们经理就把

他炒了。”

高纯见怪不怪：“吃青春饭的行业，都是残酷的行业。”

女孩的目光，有几分感叹，不是对舞蹈，而是对高纯，“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宁可去开出租车，对吗？跳舞只能跳到三十岁，开车可以开到六十，对吗？”

高纯苦笑一下，笑得万般无奈：“不，我热爱跳舞，我为她辛苦了整整六年，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这个女人就把我甩了。”

“为什么把你甩了？”女孩不解：“你受伤不能跳了？”

“我没钱了。”

“跳舞要钱吗？”

“要跳舞，就必须活着，要活着，就必须有钱。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不招男的，我也没有你那样一个开酒楼的老爸，我要想让自己活着，就必须挣钱。”

女孩讶然：“你爸爸妈妈……不能帮你？”

“我妈去世了。”顿了一下，高纯又说：“我没见过我爸。”

说起父母，高纯的声音平平淡淡。或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已没有即兴的伤感：“我想挣点钱，然后到南方去，我有很多同学都到南方去了，就算进不了团，南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蹈表演。不过我两年多没练了，身上已经有点沉了。”

女孩微微咧开嘴角，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没关系，我可以帮你练啊。”

高纯也咧开嘴笑了：“好啊，咱们一起练。”

这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第一次露宿天台。清晨的寒意尚未退去，他就在这里迎来了第一道曙光。阁子间里的床上，那个名叫金葵的女孩还在熟睡，以致高纯每日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不得不进行得蹑手蹑脚。

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人。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向坡下跑去，步伐姿态意气风发，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由衷的兴奋。

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的第一个去向，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云朗歌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地，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端。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朗全城，街道渐渐宽敞平坦。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堪。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高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屋的门外，敲醒了睡眠惺忪的剧团经理。

“您是方圆方经理吗？我是金葵的朋友，我是来替金葵请假的。”

高纯这样介绍自己。他对那位三十多岁就有些谢顶的汉子恭恭敬敬。看来金葵说得没错，这个名叫方圆的经理显然和她私交不错，毫不见外地把高纯让进尚未收拾的屋子。床上的被褥未及叠好，经理便先穿戴整齐送高纯出门。高纯一再说您留步您留步。经理还是陪他下了楼，经理说没事，没事，我正好出去买份早点。

他们穿过空荡荡的练功房，练功房的破旧在朦胧的阳光中含混不显。在歌舞团院子的门口，看门老头神色张皇地迎上前来，刚说了一句：方经理有人找你！他们便被几条壮汉团团围住。为首的一个粗声喝问：你是经理吗，我妹妹金葵今天上班没有？那叫方圆的经理和他们有方有圆的对起话来，高纯轻声说了句：方经理我先走了。便侧身出门，掩面而退。

在收留金葵的第二个晚上，小阁楼里轻松了许多，没有了前一夜的生疏和拘谨，气氛显得融洽而又快活。两个年轻人互相谈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和亲人，以及同样简单的人生阅历。

和高纯相比，金葵的人生似乎应有尽有，不仅父母健在，长兄持家，而且，她家在云朗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还开了一家不算太小的酒楼。在云朗能开几百个席位的酒楼，也算得上是大富之家了。高纯说：“潮皇大酒楼我知道的，我还往那儿拉过客人呢。你们家既然开了这么大的买卖，按说不该再拿你去巴结那个台湾人啦。”可金葵的回答似乎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穷有穷的快乐，富有富的苦恼——“开这酒楼的钱一多半都是借的，我爸和我哥为这个酒楼背了一身债。这几年生意不好，还得应付方方面面白吃白喝。那个台湾人说可以给我爸贷款，让我爸先把旧账还了。昨天那台湾人本来说好要带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深圳玩的，可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爸妈都不去了。我说那我也不去了。他哄了我一路，快到机场了他忽然说他喜欢我，要跟我谈恋爱。吓得我只好跳车了。”

高纯不解：“谈恋爱那么可怕吗，要吓得你跳车？”

金葵说：“那个台湾人，也就是在大陆做生意做闷了，想找个女孩陪他罢了，谁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老婆。”

高纯眨眼：“那你也得早点回家啊。你们家都报警了，你哥也到剧团找你去了。你再不回去，你们家真要告我拐卖少女啦。你让他们着急两天了，气也出了吧？”

金葵随和地点头：“我知道。”又说：“我不是气他们，我不回去是怕我爸生气。我爸那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顶撞他。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他的，他让我去省里上学，我就去省里上学，他让我毕了业回云朗工作，我就回了云朗工作……”

高纯插话：“他说让你跟台湾人一起去深圳，你为什么不去？你就知足吧，我现在想找个老爸老妈整天管着我，都找不到呢。”

话题至此，转到了高纯身上，关于高纯的身世，让金葵充满好奇：“你爸爸妈妈离开你很久了吗？”

高纯低头，不知是承认还是否认：“我没见过我爸，我是我妈带大的，我从云朗艺校毕业的前一年，我妈就病了，然后，就死了。”

金葵沉默下来，用沉默表示了应有的同情。反而是高纯，试图用无所谓的表情，维持这个晚上的轻松：“我猜我八成是个私生子吧。”

“私生子？”

私生子这个字眼，让金葵目光怔忡。直到高纯自我解嘲：“就算是私生子吧，但愿也是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一夜情的累赘。”金葵才笑了起来，而且添油加醋：

“一夜情的累赘还算好的，别是强奸犯的罪证。”

在高纯记忆中，这大概是第一次，在他的这间小屋里，响起女孩清亮的笑声。

他可没笑，指指自己：“我是强奸出来的？你太损了吧！”

第二天下午，高纯收工很早，他没回李师傅家，而是直接把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和他同车来的，还有云朗歌舞剧团的经理方圆。方圆的到来使这间阁楼备显狭小，高纯站在阁楼的门外，默默听完了方圆对金葵的规劝。

方圆说：“我答应你们家了，一定把你找到。你哥哥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你爸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你总不能在这儿躲一辈子吧。”

金葵说：“我爸怎么说的，他还让我跟那个台湾人好吗？”

方圆说：“这我不知道，你们家也是为你好嘛。”

金葵看了高纯一眼，说：“我爸不是为我，他是为钱。”

方圆也看了高纯一眼，仿佛这事与高纯有关的，随后转脸继续开导金葵：“你躲在这儿也是给人家找麻烦嘛，你哥的脾气你也知道，这地方一旦让他找上门来，非把小高暴打一顿不可，你这样也连累人家小高嘛……”

高纯在门口插话：“打我干什么，我又没动他妹妹一个指头！”

方圆低头点烟，没做解释。

金葵说：“好，那我回去。”

方圆这才把悬在心口的气，随烟吐出：“是嘛。”他如释重负地把脸转向高纯，冲高纯笑了一下。但高纯没笑。

方圆完成任务，告辞离去。高纯和金葵一起送他下楼，方圆也许看出来，金葵还有话说。

“老方，求你个事好吗？”

金葵开了口，方圆悠着劲：“什么事啊？”

金葵回头，看一眼跟在身后的高纯，低声说道：“你知道吗，他也是学跳舞的，云朗艺校毕业的。让他到咱们剧团去怎么样啊，练一个月就能恢复。”

方圆没敢回头，用更低的声音回答：“你就别给我找事了，剧团现在的效益不好，下一步还要裁人呢。最近准备搞一次全员考核，优胜劣汰。不过你放心，裁谁也裁不到你的头上。”

方圆走了，金葵目送他的背影远去。高纯跟上来问了一句：“他又说什么？”金葵说：“没说什么。”

夕阳西斜的时候，高纯送金葵回家。

金葵家住在云朗的新城，那是一片崭新而俗气的楼宇。下车前金葵用女孩特有的扭捏，对高纯表示了暧昧的谢意。

“这几天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你早烦我了吧？”

高纯说：“没有啊，我那儿条件太差了，再住下去你也该烦啦。”

金葵说：“我占了你的床，占了你的蚊帐，你天天睡在天台上，天台上有蚊子，夜里露水也挺大的。我知道你早盼着我快点回家了。”

高纯说：“没有啊，你在我那儿我都习惯了，你一走我倒不习惯了。”

金葵笑笑：“那祝你今天睡个好觉，咱们后会有期吧。”

高纯点头，却问：“后会……有期吗？”

金葵说：“不知道啊。”又说：“你要想见我，总能见得到吧。”

高纯说：“我这两天多拉点活儿，多挣点钱，然后上你们家酒楼吃饭去。你在那儿吗？”

金葵说：“我在那儿干吗。你去看我演出吧。过些天我们团可能有演出，我找老方帮你要两张票，你有女朋友吗？可以带她一起来看。”

“女朋友？”高纯说：“我一直以为我会和舞蹈过一辈子呢，所以就把找女朋友的事给耽误了。”

金葵说：“要不要我在我们团里帮你找一个，也找一个跳舞的行吗？”

高纯磕巴了一下：“不用……”又说：“啊，好啊！”

金葵说：“你喜欢长什么样的？”

高纯盯着金葵看，没有回答。

金葵回避了他的目光，也避开了这个话题。她拉开车门，说：“谢谢你这两天的款待，这是真的。”

金葵推门下车，高纯在她身后说道：“不用谢。”在金葵关上车门之前，

高纯又把她叫住：“哎，”他说：“如果你帮我找一个和你一样……和你一样热爱舞蹈的人，那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金葵回头看了高纯一眼，砰一声关上了车门。

和金葵分手之后，高纯驾车走在路上，不知因为什么，心里有些孤单。

他把车子送到李师傅家里，李师傅照例检查了车子，车子如往常一样完好无损。

天色已晚，高纯在街边的大排档里，要了一碗素面，慢慢地喝了一瓶啤酒。大排档的一角，摆着台旧得早该报废的电视，电视里放送着一台舞蹈节目，当然不是云朗歌舞团的，但也看得高纯心向往之。

酒后的高纯落落寡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才百无聊赖地走回家来。他顺着黑暗的楼梯爬上阁楼，用钥匙开门时忽闻身后有些响动，回首看到墙角竟然站起一个人影。门里透出的一线月光镀出了那人的轮廓，让高纯不由惊异地叫出声来。

“金葵？”

高纯没想到那一句“后会有期”来得如此迅速，让他辨不清内心应该张皇还是惊喜。他把金葵带进小屋，用温水为金葵擦洗血迹，台灯下的金葵伤痕斑斑，更为触目的两行眼泪，让高纯怎不义愤填膺！

“我看那台湾人根本就没想给你们家酒楼投资，是拿投资这事钓鱼呢，你爸你哥凭什么把火气往你身上撒呀！”

金葵居然还替父亲解释：“我从小到大，都按我爸的意志生活，所以这次我爸很难容忍……”

“那也不能下手这么狠呀，他不怕把你打伤了吗？万一把脸打破相了你还怎么跳舞啊？”

金葵说：“我爸不让我跳舞了，让我到酒楼帮他搞销售去。他说这个我才跟他吵的，他才打我的，我才跑出来的……”

高纯没听明白似的：“搞销售，让你？”

金葵点头，她说：“那个酒楼，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这天晚上高纯在天台上用煤油炉为金葵煮了热粥，连锅端进屋里。他还没来得及把锅放在桌上，小阁楼的屋门便被人敲得响声大作。两人惊慌不已，高纯一边问着：“谁呀？”一边迅速拉着金葵躲上天台。他把天台的门关好之后，才气息未定地又问了一声：

“谁呀？”

门外第二遍回答：“高纯在这里住吗？”

高纯克制心跳，毅然开门，透过屋内台灯昏昧的光芒，他看清门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影。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高纯镇定下来，声音恢复平静。

“请问您找谁？”

“你是高纯吗？”

“请问您是哪位？”

“我姓蒋，是从北京来的。”

这位不速而来的客人坐在阁子间里唯一的那把椅子上，身边放着高纯为他倒的一杯白水。金葵也不再躲在天台的门后，而是靠在门边，默默地看着两个隔桌而坐的男人。那位姓蒋的陌生人大约六十多岁，身体瘦如薄纸，声音响铜一般。

“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你的母亲，我还记得她皮肤很白，有一头乌黑的长发。我印象中她叫江长红。我说的对吗？”

高纯站在这位蒋先生的对面，他说：“对，我妈很漂亮，她后来剪了短发。”

蒋先生在高纯的脸上凝视片刻，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和你母亲一样，也是一表人才。”

高纯说：“你是我母亲的朋友？”

蒋先生说：“不，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高纯意外地怔住，他看一眼门边的金葵，然后对蒋先生敌意地说道：“我没有父亲。”

蒋先生面目平和：“没有父亲，怎么会有你。”

高纯则坚持了自己的怨恨：“如果一个人把我生出来又不肯把我养大，那他就没有资格让我叫他父亲。”

蒋先生说：“他创造了你，你是他身体发肤的延续，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他在血缘上，法律上，都是你的父亲，这是事实。他只是没有履行父亲的责任，但没人能改变这个事实。”

高纯的眼圈红了，他说：“我从来没觉得我还有父亲。我妈也不在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亲人。我一直自己生活。一个人，自己养活自己，我活得挺好。”

高纯泪光晶莹，金葵为之感动。蒋先生的面容也就格外慈祥起来：“你父亲病了，他病得很重。疾病有时能让人回顾一生。他对你和你的母亲，非常歉疚，他想找到你们，对自己的失责做出补偿，所以委托我来找你们。我刚刚打听到，你的母亲已经在前年去世了。但我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想告诉你，你还有亲人。从今以后，你将一辈子衣食无忧！”

蒋先生的宣告让高纯再次与金葵对视一眼，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不知是轻蔑还是惊愕。

那天夜里，蒋先生走后，高纯金葵发生了争执——是关于高纯那个忽然现身的父亲。

高纯说：“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我妈是没找我爸还是找不到我爸，可我知道我妈这些年为了养活我，为了让我上学、上艺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如果我父亲真是那么一个有钱的老板，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半点帮助？”

而金葵则认为：“每个人都会有一时的错误，何况他现在不是派人来找你了吗？他不是承认对不起你了吗？他不是说想要帮助你了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爸爸。”

高纯依然耿耿于怀：“他早干什么去了？我妈不在了他才出来，他早干什么去了！他过去那样对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又想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我偏不让他好过。我得让他明白，钱并不能买通所有的人！”

金葵说：“这怎么能叫买通呢，他买通你干什么。他是你父亲，他老了，想你了。你是他儿子，儿子对父亲，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

高纯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怎么不回去原谅你爸？”

金葵说：“不是我不原谅我爸，是我爸不原谅我。我和我爸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第二天的中午，蒋先生在他下榻的饭店里，设宴款待了金葵和高纯。高纯的家世仍是席间的主要话题。蒋先生因为独自喝了一点白酒，话语也就带了些酒酣耳热的兴奋。

“你的祖父名叫高德龙，在你父亲出生的那天早上，他梦见自己的床上睡了一条大蛇，一个小时以后你父亲就出生了。所以你祖父就给你父亲取名叫龙生，取天龙转世之意。小龙也是蛇的别称嘛。这些都是我和你父亲一起上大学的时候聊天聊出来的。”

蒋先生说得红光满面，高纯听得无动于衷，倒是局外的金葵怕冷了场面，凑趣地与蒋先生没话找话。

“那高纯的爸爸现在具体是做什么的呀？”

说到高纯父亲的现在，蒋先生变得简明扼要起来：“他后来下海经商，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做得相当不错。”

“那公司是做什么的？”

蒋先生说：“什么都做啊，那公司的名字就叫百科公司，就像百科全书那样包罗万有。公司的名字是请一位阴阳大师算出来的。”蒋先生转脸又对金葵说道：“高龙生先生真是什么都懂，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得成功，这些年挣了很多钱呀。”